

*以下第三冊選文補充文章將作為開學期初考的指定閱讀文本!!

第二課：出師表補充閱讀

1. 刑賞忠厚之至論

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，何其愛民之深，憂民之切，而待天下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。有一善，從而賞之，又從而詠歌嗟歎之，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；有一不善，從而罰之，又從而哀矜懲創之，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。故其吁俞之聲，歡休慘戚，見於虞夏商周之書。

成康既沒，穆王立而周道始衰，然猶命其臣呂侯，而告之以祥刑。其言憂而不傷，威而不怒，慈愛而能斷，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，故孔子猶有取焉。傳曰：「賞疑從與，所以廣恩也；罰疑從去，所以慎刑也。」

當堯之時，皋陶為士，將殺人。皋陶曰：「殺之」三；堯曰：「宥之」三。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，而樂堯用刑之寬。四岳曰：「鯀可用。」堯曰：「不可。鯀方命圯族。」既而曰：「試之。」何堯之不聽皋陶之殺人，而從四岳之用鯀也？然則聖人之意，蓋亦可見矣。書曰：「罪疑惟輕，功疑惟重。與其殺不辜，寧失不經。」嗚呼！盡之矣。

可以賞，可以無賞，賞之過乎仁；可以罰，可以無罰，罰之過乎義。過乎仁，不失為君子；過乎義，則流而入于忍人。故仁可過也，義不可過也。古者賞不以爵祿，刑不以刀鋸。賞以爵祿，是賞之道，行于爵祿之所加，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；刑以刀鋸，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，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。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，而爵祿不足以勸也；知天下之惡不勝刑，而刀鋸不足以裁也。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，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，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。故曰：忠厚之至也。

詩曰：「君子如祉，亂庶遄已」，「君子如怒，亂庶遄沮。」夫君子之已亂，豈有異術哉？時其喜怒，而無失乎仁而已矣。春秋之義，立法貴嚴，而責人貴寬，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，亦忠厚之至也。

【按語】

這是宋仁宗嘉祐二年（一〇五七）蘇軾參加歐陽修主持的進士考試的應是論文。考題是「刑賞忠厚之至論」，論刑、賞都要非常非常忠厚。文長六百餘字，闡明寬仁忠厚治國的理想，強調可以賞可以不賞的時候，要選擇獎賞；可以罰也可以不罰的時候，就不要懲罰。文中以史為例：堯當政的時候，皋陶做獄官。將要判人死刑，皋陶接連三次說：「殺他！」堯卻接連三次說：「寬恕他！」所以天下的人都害怕皋陶執法的嚴厲，卻喜歡堯用刑的寬大。考官沒讀過這則故事，不敢懷疑。後來考官之一的梅堯臣問蘇軾：「故事出自何處？」蘇軾說：「我杜撰的，因為聖君一定會這樣做的。」

2. 《不驕不躁 智慧領導》（經濟日報·張威龍）

漢末，黃巾事起，天下大亂，漢宗室豫州牧劉備聽徐庶和司馬徽說諸葛亮很有學識，又有才能，就和關羽、張飛帶著禮物到南陽去請諸葛亮出山輔佐他。恰巧諸葛亮這天出去了，劉備只得失望地回去。

不久，劉備又冒著大風雪第二次去請。不料諸葛亮出外未回。劉備只好留下一封信，表達自己對諸葛亮的敬佩和請他出來幫助的意思。

過了一段時間，劉備吃了三天素之後，準備再去請諸葛亮。關羽說諸葛亮也許是徒有虛名，未必有真才實學，不用去了。張飛卻主張由他一個人去叫，如他不來，就用繩子把他捆來。

劉備把張飛責備了一頓，又第三次請諸葛亮。當他們到諸葛亮家前，已經是中午，諸葛亮正在睡覺。劉備不敢驚動他，一直站到諸葛亮醒來，才坐下談話。

諸葛亮見到劉備有志替國家做事，而且態度誠懇，就出來全力幫助劉備建立蜀漢皇朝。

《三國演義》把劉備三次親自請諸葛亮的這件事情，叫做「三顧茅廬」。諸葛亮在著名的〈出師表〉中，也有「先帝不以臣卑鄙，猥自枉屈，三顧臣於草廬之中」之句。於是後世人就引用這句話來形容請人的渴望和誠懇的心情。也就是不恥下問，虛心求才的意思。

《道德經》第24章提及：「企者不立，跨者不行；自見者不明，自是者不彰；自伐者無功，自矜者不長。其在道也，曰：餘食贅行。物或惡之，故有道者不處。」其中的「自矜者不長」，是要世人不驕不躁。凡是欲成大事者，都應力戒驕傲與浮躁。驕傲使人不思進步，浮躁使人難腳踏實地，只有不驕不躁、謙虛謹慎才能穩步向前。

老子以退為進的辯證思想，認為凡事物極必反，因此強調要做到「不爭和退讓」，以「無為」達到「無不為」。

以企業經營而言，管理者要「做人不驕不躁」。事物都是由小到大的，當人們處於較低的地位時，一般都比較謹慎，事實上也沒有理由自高自大。但當事物由小的積累而逐漸接近大，人們的地位發生了變化時，就最容易自高自大了，這正是把事情引向失敗的根源。

這也是老子告誡人們「民之從事，常於幾成而敗之」的道理。這就是所謂「慎終如始，則無敗事」。始於無為、終於無為，便可無不為。

一個人在成功以後，愈應該保持謙虛謹慎的作風，否則，多年來的努力必會付諸東流。

大凡能力出眾、又受賞識的大臣，與君主之間都有一個合作無間的「蜜月期」，但時日一久，為臣者往往恃功而傲、恃寵而驕，於是擅權越軌等行為愈來愈多，一旦引起君主的猜忌，一切努力都會化為泡影。

真正的智者從不因成績而沾沾自喜，他們時刻保持謙虛的態度，謹言慎行。

「謙虛使人進步，驕傲使人落後」，不管自己身處怎樣的優勢中，都應該保持平和的心態，做到不驕不躁。謙虛者總能得到別人的幫助，而驕傲者最終只會被拋棄。

由此可見，驕傲自滿者都不會有好下場，而謙虛謹慎遇事又不驕不躁者，都能取得較大的成就。

因此，慎終如始，人方能立於不敗之地，做人應該不驕不躁！管理者實應引以為鑑。

（經濟日報·張威龍《不驕不躁 智慧領導》）

1. 〈美麗與哀愁之外：林黛玉的愛情、疾病與死亡（節錄）〉（王溢嘉）

塑造美麗與哀愁 故事的慣用手法

在《紅樓夢》這部人物眾多、布局宏偉的巨著裡，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愛情無疑是一條重要的主線。這條主線在九十七回〈林黛玉焚稿斷痴情，薛寶釵出閣成大禮〉達到最高潮，林黛玉吐血而亡，賈寶玉則神智不清地娶了薛寶釵，令人迴腸盪氣的愛情在疾病與死亡中畫上休止符。

在文學作品裡，愛情、疾病與死亡這三者經常如影隨形，連袂登場。愛情是美麗的，而疾病與死亡則是令人哀愁的，它們的三位一體，似乎是文學家在塑造一個美麗與哀愁故事時慣用的手法。但從心理學的觀點來看，疾病與死亡的附加於愛情，並非在增加哀愁而已，它們還有另外的含意。事實上，愛情故事裡的疾病與死亡都已跨越了醫學範疇，而成為文學領域裡一種獨特的隱喻（metaphor）。本文擬從林黛玉的「病」與「死」這個對傳統文學家而言屬於周邊的立場，來剖析她的「愛」，並兼及於她的才情與人格。

我們先談死亡與愛情的關係。

古典浪漫愛的兩個要件

古典浪漫愛的兩個基本要件是「欲望的不得消耗」與「死亡」。因為性欲的滿足會減弱愛情的強度，就像葉慈所說：「欲望會死亡，每一次的觸摸都耗損了它的神奇。」為了使欲望不能消耗，通常會有種種的橫逆來阻擾他們的愛情，有情人不得成為眷屬。但另一方面，時間的推移也會使愛情自動弱化，所以為了讓浪漫愛「懸擱」在它熾烈的高原狀態，當事者通常必須「適時地死亡」，宛如櫻花一般，在最燦爛的時刻凋落。

梁山伯與祝英台、羅密歐與茱麗葉等古典浪漫愛故事，多符合上述的結構。林黛玉對賈寶玉的愛情也正具有這種本質，她和寶玉「一處長大，情投意合」。心中的一縷情絲早已纏在寶玉身上，但種種橫逆卻使她熾烈的情感與欲望不得消耗，禮教的束縛，使她「雖有萬千言語，自知年紀已大，又不便似小時可以柔情挑逗」。而「寶玉」和「金鎖」（薛寶釵）間的「金玉良緣」論，也使她不時悲疑；在賈母、王夫人、邢夫人、鳳姐兒等成熟女人眼中，她更是「乖僻」、「虛弱」，不準備將她配給寶玉。

死亡：浪漫愛的一個隱喻

當寶玉的婚事日漸明朗化時，黛玉也日漸走上了自絕之路。在她竊聽了紫鵲和雪雁有關寶玉定親的談話後，「如同將身擗在大海裡一般。思前想後，竟應了前日夢中之讖；千愁萬恨，堆上心頭。左右打算，不如早些死了，免得眼見了意外的事情，那時反倒無趣」。於是「立意自戕」，「把身子一天一天的糟蹋起來，一年半載，少不得身登清淨」。中間雖有一些起伏，她也曾到寶玉住處，想「問個明白」，但只是更增加心中的迷惑，而終於在「薛寶釵出閣成大禮」時，她在瀟湘館中直叫：「寶玉！寶玉！你好……」而香魂一縷隨風散。

如果照賈母的如意算盤，「先給寶玉娶了親，然後給林丫頭說人家」男婚女嫁，各生了一大堆子女，那麼這也就不成其為「浪漫愛」了。林黛玉「必須」在賈寶玉成婚的當天死亡，這樣才能使

她對寶玉的愛情永遠懸擱在那熾烈的最高點，才能賺人熱淚。賈寶玉雖然在娶薛寶釵時神志不清，日後也出家當和尚，但因沒有「適時地死亡」，他對林黛玉的愛情就少了那麼一點令人感動的力量。

死亡是浪漫愛的一個隱喻，甚至是浪漫愛的一個必備條件。林黛玉的死亡，明白告訴我們，她對賈寶玉的愛是屬於古典的浪漫愛。

2. 〈劉伯溫的虛構與真實〉(王溢嘉)

如果說歷代的開國之君都有為他撐腰、證明他是「真命天子」的古典命定論，那麼他身旁一定也有一位上知天文、下通地理、神機妙算、身穿八卦道袍的「軍師」，姜子牙、張良、諸葛亮、徐茂公（編者註：即李勣，本姓徐，名世勣，字茂公（亦作懋功），在《隋唐演義》和《說唐演義全傳》中，徐世勣被演繹成瓦崗寨的軍師，唐朝初年名將，與衛國公李靖並稱）、劉伯溫等即其代表。

明清筆記小說裡，亦有一大堆劉伯溫的故事：譬如他早年和友人在西湖泛舟，夜觀天象，說：「天子氣在吳頭楚尾，十年後當興，我要去輔佐他。」於是朝那個方向去，最後發現朱元璋就是他要找的「真命天子」（徐禎卿《翦勝野聞》）；朱元璋與陳友諒在鄱陽湖展開大戰時，劉伯溫憑其神機妙算，不僅要朱元璋即時換船而逃過一劫，還選在金木相剋之日和陳友諒決戰而大獲全勝（施顯卿《奇聞類記摘抄》）；朱元璋定都金陵後，準備興建皇宮，他叫劉伯溫去勘定基址。劉伯溫在勘察地形，測地置樁後，卻被馬皇后依自己的意思加以更動，劉伯溫在看到被動了手腳後，說「這樣當然也不錯，但後世不免要遷都他處。」（張瀚《松窗夢語》）；而預言「中國未來命運」的《燒餅歌》，相傳也是他所作。

這些故事和民間傳說告訴我們，劉伯溫精通天文地理、八卦五行，儼然是明清五百年間命理學界或預言學界的第一高手。但真正的劉伯溫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人呢？《誠意伯文集》是唯一可確定的劉伯溫傳世之作，筆者在該文集裡找到一篇與古典命定論關係密切的〈天說〉，劉伯溫開宗明義就自問自答地說：「或曰：天之降禍福於人也，有諸？曰：否，天烏能降禍福於人哉！」接著他提出一大堆議論，最後說：「故見禍福而謂之天降于人者，非也。氣未復而以禍福責於天，亦非也。不怨天，不尤人，天壽不二，修身以俟，惟知天者能之。」所謂「天壽不二，修身以俟」是引自《孟子》一書，從這段話可知，劉伯溫所具有的其實是儒家的「立命觀」，而非陰陽五行家的「窺命觀」。我們實在很難想像，發出上述議論的劉伯溫，會是一個想藉觀察天文地理而預言人間禍福的「高人」。

其實，紀曉嵐在《四庫全書》的《誠意伯文集》提要裡，已說得很清楚：他說劉伯溫「遭逢興運，參預帷幄，秘計深謀，多所裨贊，世遂謬謂前知，凡讖緯術數之說，一切附會於基（即劉伯溫），神怪謬妄，無所不至，方技家遞相熒惑，百無一真！」

但儘管如此，有些人卻可能反而會責怪筆者昧於「人生的真相」。他們會說劉伯溫的〈天說〉是準備公諸於世或流傳後世的「文章」，在其中談的自然不是儒家的大道理；但「真正」的劉伯溫在私底下其實是命理方面的行家或熱衷者，就像中國過去很多名人都是「白天儒家，晚上道家」或「外儒內佛」一樣。當然有這種可能。人生有很多事都是「只能私下去做，不宜公開談論」的，很多的「聰明人」也都知道這點。但更可能的是，眾多民間百姓需要的並非「客觀的真實」，而是「心靈的真實」，在他們的內心深處，依然執拗地保有某些非常古老的思維模式與觀念原型，所有的歷史與人

物，所有古典命定論的人馬，都只是這些思維模式和觀念原型的「影武者」或「替身演出」而已。

民間傳說中的劉伯溫，可以說是漢民集體潛意識裡的軍師「原型」(archetype)的顯影，就像輔佐劉邦的張良、襄贊劉備的諸葛亮，他們也都被民間百姓描繪成窮天人之際，深諳消長生剋之道而能未卜先知的命理高手（真正的諸葛亮是法家的信徒）。如果我們放大視野，拿歷朝的開國演義小說做比對，就會發現它們對朝代的興亡、真命天子的行跡、主公與軍師的搭檔等都非常類似，都是以古典命定論的架構去詮釋過去的歷史和人物的，它們的不謀而合，反映的其實是當時民間百姓所共有的「世界與生命圖像」。

但這個圖像卻是一個虛擬的圖像，裡面含有太多對真實歷史與人物的扭曲。真正的歷史與人物該死，真正的宇宙真相也該死，因為它們都是不受歡迎的，古老的心靈早已為我們安排了屬於它自己的「理想秩序」，而這也是古典命定論能繼續存在下去的癥結所在。

3. 《三國演義》 第 95 回(節錄)：（空城計）

孔明分撥已定，先引五千兵去西城縣搬運糧草。忽然十餘次飛馬報到，說司馬懿引大軍十五萬，望西城蜂擁而來。時孔明身邊並無大將，止有一班文官，所引五千軍，已分一半先運糧草去了，只剩二千五百軍在城中。眾官聽得這消息，盡皆失色。孔明登城望之，果然塵土沖天，魏兵分兩路望西城縣殺來。

孔明傳令：眾將旌旗，盡皆藏匿。諸軍各守城鋪，如有妄行出入，及高聲言語者，立斬。大開四門，每一門上用二十軍士，扮作百姓，灑掃街道，如魏兵到時，不可擅動，吾自有計。

孔明乃披鶴氅，戴綸巾，引二小童，攜琴一張，於城上敵樓前，凭欄而坐，焚香操琴。

卻說司馬懿前軍哨到城下，見了如此模樣，皆不敢進，急報與司馬懿。懿笑而不信，遂止住三軍，自飛馬遠遠望之，果見孔明坐於城樓之上，笑容可掬，焚香操琴。左有一童子，手捧寶劍；右有一童子，手執塵尾。城門內外有二十餘百姓，低頭灑掃，旁若無人。懿看畢，大疑，便到中軍，教後軍作前軍，前軍作後軍，望北山路而退。次子司馬昭曰：「莫非諸葛亮無軍，故作此態，父親何故便退兵？」懿曰：「亮平生謹慎，不曾弄險。今大開城門，必有埋伏。我軍若進，中其計也，汝輩焉知？宜速退。」於是兩路兵盡皆退去。

孔明見魏軍遠去，撫掌而笑。眾官無不駭然，乃問孔明曰：「司馬懿乃魏之名將，今統十五萬精兵到此，見了丞相，便速退去，何也？」孔明曰：「此人料吾平生謹慎，必不弄險，見如此模樣，疑有伏兵，所以退去。吾非行險，蓋因不得已而用之。此人必引軍投山北小路去也。吾已令興、苞二人在彼等候。」眾皆驚服，曰：「丞相玄機，神鬼莫測。若某等之見，必棄城而走矣。」孔明曰：「吾兵止有二千五百，若棄城而走，必不能遠遁。得不為司馬懿所擒乎？」言訖，拍手大笑，曰：「吾若為司馬懿，必不便退也。」

補充：《三國志》中，「空城計」的運用

■虛實相間，曹操計騙呂布

興平二年，曹操 41 歲時，呂布與陳宮率領一萬多人進攻曹操營寨。當時曹軍大都出去收割麥子，在營中的，包括曹操本人，還不到一千人。曹操不慌不亂，命婦女留在營裡，他率領少數兵馬列隊於營外。呂布見曹操兵力單薄，女人擔任守備，頗感納悶，觀察地形地物時發現西邊有大堤，南邊則是茂密深廣的樹林。呂布懷疑曹操用誘敵之計。他說：「曹操詭計多端，我們不要上他的當。」於是退兵十餘里。呂布難得聰明，卻反被聰明所誤，曹操緊急調回割麥的兵馬，穩住陣腳。呂布知道上當，第二天捲土重來，曹操把一半兵力埋伏起來，另一半暴露在外。呂布心想曹操又再虛張聲勢，不再受騙，於是輕敵冒進。曹軍且戰且退，誘引呂布大軍逼進埋伏圈時痛擊，大破呂布。以空城計退敵，說來還太消極。虛虛實實，讓對手摸不清底細，進一步設計陷阱，痛敵對手，才是積極的作法。曹操算準凡人上一次當、學一次乖的心態，擺布呂布於掌心之上，用計運策效果百分百。趙雲用的空城計也屬此類，退敵之餘，更精心設計，易守為攻。這回上當的是曹操。

■趙子龍一身都是膽

劉備和曹操展開漢中爭奪戰時，某日，曹操派兵在北山下運送數千萬袋米，劉備麾下的老將黃忠見有機可乘，決意劫糧。過了好一段時間，還沒回營，趙雲帶著數十名騎兵出營探查。忽然大批曹軍出現在面前。趙雲且戰且退，逃回營區。趙雲的部將見曹軍來勢洶洶，準備關閉營門。不料，趙雲反其道而行，下令大開營門，偃旗息鼓。大門一開，藝高人膽大的曹操，反而懷疑內有伏兵，不敢追殺，急忙退去。趙雲見曹軍一退，立刻轉守為攻，下令軍士擂鼓，霎時鼓響震天，聲威嚇人。趙雲領兵從營內殺出，卻不接戰，只以勁弩從後面猛射。曹軍驚駭，自相蹂踐，許多人墮入河中淹死。次日，劉備來到趙雲營寨，檢視昨日戰場，不禁贊嘆：「子龍（趙雲字子龍）一身都是膽也。」是的，唯有一身都是膽，才敢弄險，開門揖敵。也唯有智謀過人，才有本事在這場賭注中勝出。《草廬經略·虛實》說，用兵時應「虛而虛之，使敵轉疑以我為實。」這句話可作為空城計最好的註腳。智勇雙全，善莫大焉。

1. 蒲松齡《聊齋誌異·罵鴨》

邑西白家莊，居民某，盜鄰鴨烹之。至夜，覺膚癢，天明視之，茸生[註1]鴨毛，觸之則痛，大懼，無術可醫。夜夢一人告之曰：「汝病乃天罰，須得失者罵，毛乃可落。」而鄰翁素雅量，生平失物，未嘗徵[註2]於聲色，某詭[註3]告翁曰：「鴨乃某甲所盜。彼深畏罵焉，罵之亦可警將來。」翁笑曰：「誰有閒氣罵惡人。」卒不罵，某益窘，因實告鄰翁，翁乃罵，其病良已。

異史氏曰：「甚矣！攘[註4]者之可懼也，一攘而鴨毛生；甚矣！罵者之宜戒也，一罵而盜罪減。然為善有術，彼鄰翁者，是以罵行其慈者也。」

[註1]茸生：細毛叢生。[註2]徵：表現。[註3]詭：欺騙。[註4]攘：竊取。

語譯：

在縣西邊的白家莊有某個居民，偷了鄰居的鴨煮來吃。到了夜裡，覺得皮膚刺癢難耐，等到天亮一看，渾身長出了毛茸茸的鴨毛，碰到就疼，這個人嚇壞了，沒有醫術可以醫治。有一天夜裡，他夢到有一個人告訴他說：「你的病是老天爺給你的懲罰，需要讓失主痛罵你一頓，鴨毛才可以脫落。」可是鄰居老人一向寬厚，平常損失東西，從不表現出來，於是這個偷鴨的人就騙老人說：「您的鴨是被某甲偷走。因為他最怕人罵，您罵他一頓，也可警告他以後不可再偷。」結果老人笑著說：「誰有閒氣去罵那個惡人呢？」偷鴨的人感到更加難堪，只好把實情告訴鄰居老人，老人才痛罵了他一頓，而這個人的病很快就好了。

異史氏說：「真是過分啊！這個故事可使偷竊的人心存懼怕，因為一偷竊身上就長出鴨毛了。真是過分啊！罵人的人也要戒慎小心！當你一罵人，盜賊的罪惡也因此而減輕。做善事必須有方法，那位鄰家的老翁，是用罵人來做善事的人。」

2. 節錄自王溢嘉〈美女與野獸：中西變形觀再析〉

《聊齋》裡的女狐，都是先變形為女子，再來迷惑書生的，除了〈毛狐〉與〈醜狐〉一文中的狐女「不怎麼美」外，其他均屬人間絕色。……

這些女狐大抵皆自承為狐，但書生的「依戀其美」，不僅不以為怪，而且還「歡愛異常」。女狐的出現似乎就是要慰藉書生寂寥的，當然，對於床第之事，《聊齋》只是點到為止，它反而花了很多筆墨來描述書生與女狐間的悲歡離合。華麗的修辭與動人的情節，營造出淒豔感人的浪漫奇情氣氛，使我們幾乎忘了那些「容華若仙」、「媚麗欲絕」的佳麗，原都只是生活在荒草深穴中，滿身亂毛與腥氣的野獸。

……

中國的女狐故事，事實上是「男人與野獸」的故事，「野獸」必須先變成「美女」，才能讓男人動心，否則免談。這固然反映了男人只看重女人「外表」的傳統觀點，但似乎還有更深一層的含意，為什麼當「美女」自承是「野獸」後，書生仍眷愛不捨，甚至更加迷戀呢？因為摟在他懷中的「美女」就是「野獸」——她有著「美女」的豔麗容貌，同時也有著「自薦枕蓆」、「恆無虛夕」的「野獸」本質。女狐故事將男人對女人的「兩種渴望」冶為一爐，「美女」既是「野獸」，男人自可隨心所欲地對她為所欲為。

為什麼中國人對這類的女狐故事會百寫不倦、百聽不厭呢？這恐怕是來自一種隱密的、幽微的慾望——希望容華若仙的「美女」，原也有著「野獸」的本質。

1. 〈後赤壁賦〉（蘇軾）

是歲十月之望，步自雪堂①，將歸於臨皋②，二客從予，過黃泥之坂③，霜露既降，木葉盡脫，人影在地，仰見明月，顧而樂之。行歌④相答，已而嘆曰：「有客無酒，有酒無肴，月白風清，如此良夜何？」客曰：「今者薄暮，舉網得魚，巨口細鱗，狀似松江之鱸⑤，顧安所得酒乎？」歸而謀諸婦，婦曰：「我有斗酒，藏之久矣，以待子不時之需。」於是攜酒與魚，復遊於赤壁之下。江流有聲，斷岸⑥千尺，山高月小，水落石出；曾日月之幾何，而江山不可復識矣！

予乃攝衣⑦而上，履巉巖⑧，披蒙茸⑨，踞虎豹⑩，登虬龍⑪，攀栖鶻⑫之危巢，俯馮夷⑬之幽宮，蓋二客不能從焉。劃然⑭長嘯，草木震動，山鳴谷應，風起水湧。予亦悄然⑮而悲，肅然⑯而恐，凜乎其不可留也！反而登舟，放乎中流，聽其所止而休焉。

時將夜半，四顧寂寥。適有孤鶴，橫江東來，翅如車輪，玄裳縞衣⑰，戛然⑱長鳴，掠予舟而西也。須臾客去，予亦就睡。夢一道士，羽衣⑲蹁跹⑳，過臨皋之下，揖予而言曰：「赤壁之遊樂乎？」問其姓名，俛而不答。「嗚呼噫嘻，我知之矣！疇昔之夜㉑，飛鳴而過我者，非子也耶？」道士顧笑，予亦驚寤㉒，開戶視之，不見其處。

【注釋】

①雪堂：蘇軾謫居黃州時所建的住所，因在大雪中落成，四壁又繪有雪景圖，故名。

②臨皋：即臨皋館，又名臨皋亭。蘇軾初抵黃州，寓居定惠院，後遷居臨皋亭。

③黃泥之坂：即黃泥坂，是從雪堂到臨皋亭的必經之路。坂，音ㄅㄚˇ，斜坡。

④行歌：邊走邊唱。

⑤松江之鱸：松江盛產四鰓鱸魚，長僅五六寸，味道鮮美。

⑥斷岸：陡峭的江岸。

⑦攝衣：撩起衣裳下擺。

⑧巉巖：險峻的山岩。巉，音ㄔㄢˊ，險峻陡峭。

⑨蒙茸：雜亂的樣子；此指叢生的雜草。

⑩虎豹：指形似虎豹的山石。

⑪虬龍：古代傳說中一種有角的龍，此指枝幹彎曲，狀似虬龍的樹木。虬，音ㄑㄧㄡˊ。

⑫鶻：音ㄏㄨˊ，一種凶猛的鳥。

⑬馮夷：古代傳說中的水神名，即河伯。

⑭劃然：狀聲詞，形容長嘯之聲。

⑮悄然：憂傷的樣子。

⑯肅然：害怕的樣子。

⑰玄裳縞衣：黑裙白衣。鶴身上羽毛純白，尾巴為黑色，故云。玄，黑。裳，下裙。縞，音ㄍㄠˇ，白色的絲織品。

⑱戛然：狀聲詞。形容一種金石之類相叩擊的響聲。戛，音ㄍㄧㄢˊ。

⑲羽衣：道士所穿的衣服。

⑳蹁跹：音ㄆㄧㄢˊ ㄒㄩㄢˊ，飄逸飛舞的樣子。

㉑疇昔之夜：即昨夜。疇昔，往昔、從前。

㉒驚寤：驚醒。寤，音ㄨˋ，睡醒。

2. 〈從蘇軾之生命態度談提升抗壓性之可能——以「烏臺詩案」前之詞為例〉（王曉雯）

蘇軾初至密州即忙於抗旱減蝗，且身為知州，更齋戒吃素，祭神祈雨，雖有牡丹盛開，也無心觀賞，終究誤了佳期。上片追述「有國豔帶酒，天香染袂，為我留連」牡丹盛事的春光裡卻無緣賞花的缺憾，其內心惆悵可想而知，故下片起首即直陳面對「殘紅無處」，卻只能「淚灑樽前」的悲哀。本詞至此，全是鋪墊，意在凸顯秋日牡丹的可貴，故「秋向晚」三句轉寫晚秋時節，一枝牡丹突然盛開，面向詞人，香豔依舊，彷彿深知詞人「方春，牡丹盛開，不獲賞」的苦衷與遺憾，因而深情相待，令詞人歡喜異常，把酒賞花，寬慰先前春花未賞的缺憾。惟蘇軾並未陶醉於眼前的盛會，反而以其深刻的感悟意識到好景不長，「清商不假餘妍」，秋風無情，不會寬容牡丹常保豔麗姿色，於是末三句對秋日牡丹的勸說，飽含無限珍惜關愛之情，同時也寄寓了詞人對未來美好生活的憧憬。此詞充分體現蘇軾自信、樂觀、且彈性的人格特質，詞中「為我留連」、「向我依然」除了表露自我情感，同時也是自我認同，而秋日驚喜獨見一枝牡丹，足見其樂觀，至於將牡丹的美好留待明年，則既存希望又留有空間，保持彈性的人生。

3. 〈蘇轍：做蘇東坡的弟弟是一種什麼體驗？〉（周公子）

提起蘇轍，大家的第一反應是什麼？我猜十個人裡有十一個會脫口而出：蘇軾的弟弟嘛！第二反應，應該還是會異口同聲：唐宋八大家之一嘛！再問下去，群眾們可能就要面面相覷了：不好意思，沒了哎。

和蘇軾同時代的人，可能注定多多少少都要活在他的陰影裡，而越是親近的人，離陰影的中心也就越近。蘇洵作為父親，對這樣的「陰影」當然是欣慰的：青出於藍而勝於藍，這是為人父母的驕傲。但作為弟弟的蘇轍，感受可能就沒那麼單一了。要知道，兄弟姐妹之間，往往是既團結友愛又相互競爭的。

假設蘇轍不與哥哥蘇軾生在同一時代，也完全可以是一時風騷的焦點人物。可惜，偏偏就攤上這樣一個幾千年方得一遇的光芒萬丈的天才哥哥，所有人都沉迷於他超絕的才華，有趣的性情；而自己就算再優秀，也只能在他的光芒覆蓋下，默默地跟著大家一起鼓掌。元老重臣張方平曾評價兄弟倆是：「皆天才！長者明敏尤可愛，然少者謹重，成就或過之。」就因為這句話，蘇轍一生將其引為忘年知音。

是啊，每個人都渴望被看到，被重視，舞臺的中央誰都嚮往。可只要有哥哥在，自己注定永遠只能做配角，說一絲一毫的失落都沒有，那是假的。

是的，做蘇軾弟弟的第一層體驗，是淡淡的失落。

在他們哥倆之間，說長兄如父那是不存在的。多數時間裡，擔起兄長職責的都是咱們不熟悉的蘇轍，不信來看。

兄弟兩個初涉官場時，蘇轍就整天為蘇軾過於情緒化的性格和口無遮攔的嘴巴擔心：常苦口婆心勸誡哥哥要謹慎擇友，不要逮個人就有的沒的亂說；也不要總是寫詩譏諷時政，以免禍從口出。

蘇軾卻完全聽不進去，還怎麼怎麼呼呼覺得自己完全hold得住：「吾上可陪玉皇大帝，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，眼前見天下無一個不好人。」不需要擇友，在你哥眼裡，全天下都是大好人，都可以說知心話！不讓我寫詩譏諷時弊那就更做不到了，世間的所有不平事，對我來說都是「如蠅在喉，不吐不快」，不寫出來能把自己惡心死！與其惡心自己，不如惡心別人，所以我一定要寫！

攤上這樣一個樂觀到無可救藥的哥哥，你說蘇轍能怎麼辦？也只能在背後替他提心吊膽一輩子了。

事實上，蘇轍要承擔的還遠不止以上。

蘇軾入獄後，一家老小都轉到蘇轍處。蘇轍白天為救助哥哥奔波謀劃，回到家還要安撫兩家的老老少少，是整個家族的主心骨。

蘇軾免死出獄後，第二天就被押往貶所黃州。蘇轍也受到牽連被貶江西，來不及鬆一口氣，他便收拾家當，攜老扶幼，帶著兩家老小一起上路。此時的蘇轍，膝下已有十個兒女，家裡早就「債負山積」，日子過得十分辛苦，再加上哥哥的家眷妻兒，負擔可想而知。

除了經濟壓力，更考驗人的是耐心和統籌力，是的，蘇轍替他承擔了太多世俗生活中的瑣碎與不堪，所以蘇軾才能在精神世界裡一騎絕塵，自由翱翔，成就無數曠達樂觀、自在灑脫的傳奇佳話。

彼此不僅是手足，更是人生路上最為信任和持久的知音與戰友。蘇軾不是沒有脆弱的時刻，而是他的脆弱只願袒露給內心最信賴的人。他說：「嗟予寡弟兄，四海一子由。豈獨為吾弟，要是賢友生。」

蘇轍便說：「手足之愛，平生一人。撫我則兄，誨我則師。」是啊，弟弟是哥哥的精神支撐，哥哥也同樣是弟弟的心靈港灣。

做蘇軾的弟弟有失落，有無奈。但更多的，是滿滿的幸福和驕傲：哼，全世界都愛我哥哥，我哥哥最愛我，耶！

1. 詞體的起源與發展

詞是配樂的歌詞，所以它的起源與唐代當時流行的音樂有密切的關係。《舊唐書·音樂志》說：「自開元以來，歌者雜用胡夷里巷之曲。」唐代的音樂受到胡樂（胡人之曲）、民間音樂（里巷之曲）的影響，而產生新的音樂，這種新興音樂極為盛行，常用在宴會上，所以叫做「宴樂」（或寫作「燕樂」、「讌樂」），配合宴樂的歌詞就是「曲子詞」，也就是「詞」。

詞最早的作者，據傳為李白，流傳有〈菩薩蠻〉、〈憶秦娥〉二詞，但這兩首詞是否為李白所作，還有很多爭議，所以這種說法並不完全可靠。

詞從民間孕育產生之後，中唐就有文人嘗試填詞，如韋應物的〈調笑令〉、張志和的〈漁歌子〉及劉禹錫、白居易所作的〈楊柳枝〉、〈憶江南〉等數十闕，都較為有名。

唐末五代，詞家漸多，當時填詞有兩大中心：一是西蜀，一是江南。後蜀趙崇祚所編的《花間集》，共收錄溫庭筠、韋莊等十八家的作品五百闕，正是西蜀詞的代表。江南則以南唐中主李璟、後主李煜，及宰相馮延巳為詞的大家。李後主降宋以後的作品，眼界始大，感慨遂深，詞的境界因而提升了。

詞到了北宋更加興盛，從細流蔚為大川，終成為宋代文學的代表。北宋詞家最早當推晏殊，其後歐陽脩亦稱大家，隨後有晏殊的兒子晏幾道。但晏、歐專工小令，及張先、柳永出，開後來長調的先聲。

尤其柳永，大量製作長調，他在形式上使詞體發展，與後來的蘇軾拓展詞的題材，在內容上使詞體發展，有同樣的貢獻。蘇軾重視詞的內容，比較不重視格律，後人將他視為「豪放派」。與他相對的，精於審音創調、謀篇鍛字的周邦彥，則被視為「婉約派」。

以靖康之難為分期，動亂的歲月及苦難的生活，鑄就了南宋新的詞境及詞風。知名女詞人李清照在南遷及遭遇丈夫去世的變故後，作品轉為淒涼苦楚，感人至深，而其提出詞「別是一家」的主張，更把婉約派推向新高峰。此外，重要的詞家尚有「愛國詞人」辛棄疾，詞作反映憂國傷時的忠憤，風格以豪放悲壯為主，與蘇軾並稱「蘇、辛」，也稱「詞中之龍」。

2. 李煜詞作

甲

春花秋月何時了？往事知多少！小樓昨夜又東風，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。 雕欄玉砌應猶在，只是朱顏改。問君能有幾多愁？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。（〈虞美人〉）

乙

林花謝了春紅，太匆匆。無奈朝來寒雨、晚來風。 胭脂淚，相留醉，幾時重。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。（〈相見歡〉）

3. 蘇軾詞作

明月幾時有？把酒問青天。不知天上宮闕，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風歸去，唯恐瓊樓玉宇①，高處不勝寒。起舞弄清影②，何似在人間？

轉朱閣③，低綺戶，照無眠。不應有恨，何事長向別時圓？人有悲歡離合，月有陰晴圓缺，此事古難全。但願人長久，千里共嬋娟④。

〈水調歌頭 丙辰中秋，歡飲達旦，大醉，作此篇，兼懷子由〉

【注釋】①瓊樓玉宇：指月中宮殿。②起舞弄清影：在月光下和自己的影子一起跳舞。弄，賞玩、嬉戲。

③轉朱閣：月亮移動，轉過了朱紅的樓閣。④千里共嬋娟：雖然兩人相隔千里，但可共賞美好的月亮。嬋娟，姿態美好的樣子，這裡借指月亮。嬋，音ㄇㄢˊ。

4. 詞人為什麼愛傷春悲秋？

古往今來的藝術家，都善於觀察周遭的人事物，並用他們易感的心，去感受、體驗這其中的變化，再表現出來。在中國，古代的自然景觀豐富多樣，且許多地方有著明顯的季節交替，春夏的生機蓬勃與秋冬的萬物凋零，看在善感的詞人眼中，自然能引發許多感觸，尤其是景色變化最大的春天和秋天。

春、秋所能引發的情感，常常有兩種。一種是當心情和悅時，看到的會是季節美好的那一面，自然會寫春日和煦與秋高氣爽的景致；但當心情沉重時，季節中美好的一面，反而成了心境上不堪的對比，尤其是暮春的花落、秋末的萬物凋零，容易引起愁緒，令人有「美好的事物逐漸逝去」的感傷。所以，詞人傷春悲秋的情懷，往往不只是表面上的，通常會有更深一層的涵義和比喻，而形成了詞中一種特殊的主题。

在詞體中，傷春常和女性的相思有關。當女子和心愛的人分離時，春天這麼美好的季節，反而令人觸景傷情，一是美好的時光無法與戀人共度，二是看到花開花落，便令人感傷青春易逝，年華老去。而因為詞一開始多是寫給歌女唱的，所以文人模擬女子傷春口吻的作品也很常見。

此外，還有另一種傷春情懷，則是詞人自身對於人生的體會，或將春天當作某種象徵。例如晏殊的兩首〈浣溪沙〉：「無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似燕歸來，小園香徑獨徘徊」、「滿目山河空念遠，落花風雨更傷春，不如憐取眼前人」，都有一種對於生命本質的思考。而辛棄疾的〈摸魚兒·淳熙己亥，自湖北漕移湖南，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，為賦〉：「更能消、幾番風雨。匆匆春又歸去。惜春長恨花開早，何況落紅無數。春且住。見說道、天涯芳草迷歸路。怨春不語。算只有殷勤，畫簷蛛網，盡日惹飛絮。」則是把快要結束的春天，比擬為南宋岌岌可危的國勢，所以他的傷春，其實也是憂傷國家，兼及自己的懷才不遇。到了宋末元初，也有位名叫劉辰翁的詞人，在他的傷春詞中，把春天比喻為滅亡的南宋，如〈蘭陵王·丙子送春〉：「春去。最誰苦。但箭雁沉邊，梁燕無主。杜鵑聲裡長門暮。想玉樹凋土，淚盤如露。」傷春就成了對故國的哀悼與懷念。

至於悲秋，與女性的關聯就比較少了，較多的是男性用來比喻自己不受重用。《楚辭》的作者之一宋玉，曾寫過〈九辯〉，詩中藉著悲秋傷感生命終會流逝，如果在有限的生命中無法施展抱負、獲得賞識，那是多悲哀的事情。這個悲秋所象徵的內涵，逐漸被後來的文人所沿用，像柳永的羈旅詞中，就有透過悲秋來寫他的失意和人生無成之慨的。

事實上，如果放眼整個中國文學，會發現不只是詞人愛傷春悲秋，詩、賦中也常有這類主题，並多與上面所介紹的情形類似，形成中國文學中一種特殊的傳統，而詞雖然一開始多為歌筵酒席中娛賓遣興之用，但進入了文人手中，文人逐漸將他們常接觸到的主题帶入詞中，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。（林玉玫，《宋詞背後的秘密》，如果出版）

1. 〈稱霸西戎：秦穆公的東進與爭霸事業〉

傳世文獻有關秦人歷史的記載鳳毛麟角，但從晉文公稱霸天下的歷程可知，秦穆公得到的好處相當有限。就地理位置而論，晉位於秦的東面，且控制了崤函之固，封住了秦通向中原的道路，使得秦在春秋時代無緣與晉、楚爭霸中原。換言之，秦國要稱霸天下就必須擊敗晉國，取得崤函之固，這就是戰國時代的事了。

秦穆公不是沒有努力嘗試，只是都沒有成功。例如在晉文公成為霸主後，秦穆公助晉圍攻鄭時，穆公做了一件挑戰秦晉同盟底線的事，即單方面接受鄭人燭之武的勸說私自退兵，這令秦晉友好出現裂痕。另一次則是在晉文公死時，秦穆公認為此時晉國必然忙於晉文公之喪，無暇顧及國外，乃良機天降，便圖謀攻鄭，令西乞術等率兵突襲滑國，通過崤函之固，然而至鄭郊為鄭的愛國商人弦高撞破。鄭商弦高眼見大軍來勢洶洶，急中生智，聲稱代表鄭公以牛羊犒賞秦軍，秦師信以為真，判斷鄭人有備，決定撤退。

撤退途中，這支秦人的部隊在崤函之固遭受晉襄公與姜戎的聯軍奇襲，即崤函之戰（前 627 年），秦全軍覆沒，主帥百里孟明、西乞術、白乙丙等更為晉人所俘，至此秦、晉決裂，自晉文公即位以來的秦晉同盟徹底瓦解。前 625 年，秦又在彭衙為晉所敗。前 624 年，秦穆公親自率兵渡過黃河，焚燒舟船，攻下王官、郊（山西聞喜一帶）。這次秦穆公做足準備，軍容壯盛，晉人不敢迎戰，《左傳》文公三年雲秦穆公「遂自茅津濟，封殽屍而還，遂霸西戎」，即替戰死於崤函之戰、曝屍野外的士卒收屍，建封土而返回秦國。此役雖取得優勢，但沒有任何跡象顯示至秦穆公過世前，秦突破了晉的箝制。

為何秦國自文公、靜公、憲公、武公以降，皆銳意東進，尤其到了秦穆公，更是處心積慮的希望進入中原？這中間的可能性非常多，本文在這裡僅舉其中一種可能性，即此或許與秦複雜的族群組成有關。

秦人一方面作為諸夏諸侯，受周人禮樂文明影響，採用青銅禮器標誌身分等級、執行祭典儀式；另一方面，又受到戎狄的風俗影響，而被東方的諸夏列國視為戎狄。這種文化上的矛盾實際上並不衝突，秦人文化性質的兩種面貌，反映的是不同階級間的文化差異。在這兩種文化面貌中，秦人似乎仍然偏好東方的禮樂文明。

關於秦的上層階級傳世文獻記載較多，可知其明顯受華夏影響深。從出土資料而論，秦上層之文化面貌亦受禮樂影響，但狀況複雜，難以一概而論。這個現象一方面反映秦社會在文化方面的複雜性，也突顯秦上層階級雖受草原文化影響，亦愛好中原禮樂文明，無論是按規範或不按規範使用禮器。是故或可推測秦人對於東進的執著，或許與上層貴族對於象徵文明與權力的禮樂文化有高度的喜好有關。

在秦穆公死後，春秋中、晚期繼任的秦公皆未能突破晉的壓制，與東方的中原無緣；晉則益加強大，與南方之楚呈對峙態勢，晉占上風時即為霸主，楚則與秦結盟，試圖削弱晉的氣焰。此時秦無法對晉造成威脅，晉也沒有能力一舉打垮掌握關中地區的秦。（節選自野蠻小邦周〈稱霸西戎：秦穆公的東進與爭霸事業〉）

2. 〈鄭伯克段於鄆〉

初，鄭武公娶於申，曰武姜，生莊公及共叔段。莊公寤生[註1]，驚姜氏，故名曰寤生，遂

惡之。愛共叔段，欲立之。亟請於武公，公弗許。

及莊公即位，為之請制。公曰：「制，巖邑也，虢叔死焉；佗[註2]邑唯命。」請京，使居之，謂之京城大叔。

祭仲曰：「都城過百雉[註3]，國之害也。先王之制：大都不過參國之一[註4]；中，五之一；小，九之一。今京不度，非制也，君將不堪。」公曰：「姜氏欲之，焉辟害？」對曰：「姜氏何厭之有？不如早為之所，無使滋蔓。蔓，難圖也。蔓草猶不可除，況君之寵弟乎！」公曰：「多行不義必自斃。子姑待之。」

既而大叔命西鄙、北鄙貳於己。公子呂曰：「國不堪貳。君將若之何？欲與大叔，臣請事之；若弗與，則請除之，無生民心！」公曰：「無庸，將自及。」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。至於廩延[註5]。子封曰：「可矣！厚將得眾。」公曰：「不義不暱，厚將崩。」

大叔完聚，繕甲兵，具卒乘，將襲鄭；夫人將啟之。公聞其期，曰：「可矣！」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，京叛大叔段；段入於鄆；公伐諸鄆。五月辛丑，大叔出奔共。（節選自《左傳·隱公元年》）

[註1]寤生：難產，生產時胎兒腳部先出來。

[註2]佗：同「他」。

[註3]雉：量詞，為古代計算城牆面積的單位。長三丈高一丈為一雉。

[註4]參國之一：國都的三分之一。

[註5]廩延：鄭國邑名。廩，ㄌㄧㄣˇ。

【語譯】當初，鄭武公從申國娶妻，叫做武姜，生了莊公和共叔段兩個兒子。莊公腳先頭後而出，分娩困難，讓姜氏受到驚嚇，所以取名為寤生，並因此就厭惡他。姜氏偏愛共叔段，想要立他做太子。屢次向武公請求，武公都不同意。

等到莊公即位為國君，姜氏請求把制這個地方封給共叔段。莊公說：「制是形勢險要的地方，從前虢叔就死在那裡；其他的地方，我都會聽從您的吩咐。」姜氏又請求封在京地，莊公讓段住在那裡，從此國人稱他為京城大叔。

祭仲說：「都邑的城牆超過三百丈，便是國家的禍害。先王的制度，大的都邑不得超過國都的三分之一，中都不得超過五分之一，小都不超過九分之一。現在京的城牆超過規定，不合先王的制度，您將會無法控制。」莊公說：「是母親姜氏要這樣，我又如何能避開禍害呢？」祭仲回答說：「姜氏哪有滿足的時候？不如早作安排，不要使他的勢力滋長蔓延。蔓延開來，就難以對付了。蔓延的野草尚且難以剷除，更何況是您所驕寵的弟弟呢！」莊公說：「做多了不義的事，一定會自取滅亡。你暫且等著瞧吧！」

不久，大叔命令鄭國西、北的邊邑同時也要接受他的管轄。公子呂說：「國家無法忍受同時從屬於兩個君王。您打算怎麼辦？假如要把鄭國讓給大叔，我請您允許我去事奉他；如果不讓，那就請除掉他，不要讓百姓產生二心。」莊公說：「用不著，他將會自取其禍。」大叔進一步又將原先兩屬的邊邑正式收歸己有，並且擴展到了廩延。子封說：「可以採取行動了！土地再擴大下去，他就得到民眾的支持。」莊公說：「多行不義，人民就不會親附，擴增土地只會使他崩潰。」

大叔修建城牆，儲積糧食，打造鎧甲、武器，準備步卒、兵車，將要偷襲鄭國；夫人武姜也打算開城門作內應。莊公得知大叔襲鄭的日期，便說：「可以動手了！」於是命令子封率領兩百輛兵車討伐京城，京城的人民反叛大叔；大叔逃到了鄆；莊公又追擊到鄆。五月辛丑日，大叔便逃奔到共國了。